

刊新作創
草 思 相
著建惟李

行印局書新北海上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初版



相思草

實售

作者 李惟建

發行人 李 小 峯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五四號 北新書局
電報掛號四九九五號

分發行所 北平開封 廣州 重慶 北新書局
西安 洛陽



像小生先建惟李者作



士女明光羅



影小活生後婚

我的意中人（代序）

在感傷中，在渴望裏，我等候着我的意中人；從初春等到盛夏，從盛夏等到深秋，從深秋等到殘冬，這樣焦灼的辛勤的凝情時等候，一年又一年，光陰逝水，剎那間已是三年了。這三年來，我心中有一個哀傷在那裏哭泣，我心中有一個空虛在那裏嘆息！然而我的意中人仍沒有來。

在一個明媚的春天，在花香鳥語中，在溫暖的豔陽裏，我久盼的意中人竟帶着笑帶着美帶着愛立在我身旁了。多年來我這懨懨一息之身如得了三春之氣重新活躍起來：這一天是上帝給我的賜予，我驚喜若狂！

但是我的意中人，她不是個平凡的人，她是個超人，她是個世間的奇蹟，她有一脈靈光，她有一種智慧，所以我和她的遇合可說是種神的意志。現在讓我來

介紹給你們吧！

她雖是個非凡的女子，但她並不是不可捉摸的，並不是如那些大畫家大雕刻家所臆想的女性；她同其他女子一樣，有肉體可接觸，有容貌可看見，她歡喜時會發出笑聲，悲傷時會流出眼淚，一樣懂得什麼是愛，什麼是情，什麼是戀。她能唱能舞，能惱能怒，能說能聽，能讀能寫，能做出滑稽的態度，同時也能裝出莊嚴的神情，這便是我的意中人，她不是仙人高居在雲霧裏，祇使我們在幻想中去接近。正因她是位具有靈肉的人，所以我說她是個人間的奇蹟。比如說，我們常用宗教的靈感去想像一位觀音，或一位聖母，我們的精神到了一塵不染的境界，但是這種空中樓閣海市蜃樓終屬幻夢，祇能給我們暫時的安慰，祇能把我們蒙蔽一時，當我們用理智去剖析，便覺自欺的可嘲，直是掩耳盜鈴！呵，可是而今我這位意中人，並不在虛無縹渺間，而是在我們這個塵寰中，正好她又踏進

了我的心門，所以我於狂喜之餘，要來仔細剖析她一下。

你看她的身材容貌已是靈氣所鍾了，多麼清秀，多麼高超灑脫。她的活潑更難以文字描寫：如一隻小鳥，天晴便在日光下跳躍飛舞，天陰便在叢葉中作出吱吱的聲音，天雨便在人家屋檐下東西跳動；如一流小溪往東流去，經過小石子便唱出歌來，碰着水草，便帶着它們一齊走，當流到村中茅屋時，這小溪會慇懃探問那個平素愛哭的阿因此刻是否已經睡熟；當流到一望無涯的田野，它會關切詢問今年的收穫是否豐富；當流到牛欄的旁邊，它會側耳傾聽倦牛在黑暗中反芻的聲音；如一片行雲，在天空中高高浮遊，俯視下面的景色，一會兒趁風急行，一會兒滯留一處慵散不動，有時堆上另一朵雲，密綿綿不肯放過，有時把金燄似的光光緊緊遮住，有時分裂成無數的小片，有時聚集成一塊，又濃又厚；如一縷微風，偷偷襲入他人的羅帳，或是在玫瑰花心中微睡，或是輕輕拂過一張溫柔的面

廳，或是夜闌人靜時去伴着殘婦太息，或是在人約黃昏後去撩動三兩聲琴絃，或是載着飛雁替相思人道一個相思的音訊——我的意中人，她的容貌與身材滿表現她的活潑；她動中有靜，靜中有動，我喻她爲小鳥，小溪，行雲，微風，該不至不當吧。

但最妙的是她已經懂得愛了，而且懂得很深，因爲她對於愛的生活的意見是寧爲玉碎勿爲瓦全，寧爲鷄口勿爲牛後。這即是說她不愛則已，一愛便得全心的愛，她要整個的愛，不要片段的愛，她要的是絕對的情感，一顆赤裸裸的心和一種永恆的愛。此外的一切，她是藐視的，藐視的！她曾對我說：『人生最難得的是彼此間的真情，這真情不是皇冠和名譽所能換得的；一個人假如在世上得不到這點真情，那麼人生的意義已經沒有了，又何苦偷生呢？』從這寥寥數語中，我們就明白了她對於情是如何的不苟且不放鬆。她又知道別的事或許可以敷衍，

但愛情是不容絲毫勉強的。正因她對愛是純潔光明熱烈，所以她也希望別人給她以同樣的愛，但在她所度的二十幾個寒暑中，還沒有一個人能具有她心目中那樣一份愛情，所以直到而今她那腔熱情還無人配去接受。說也奇怪，她竟把她一生最可貴的一點愛賜與我了。起初我好像是在夢裏，很不相信。但到後來，我於中夜醒來，慢慢兒想，細細兒思，才明白了。我相信我對於愛也是絕不敷衍的，絕不苟且的，而且我的人生觀也是基於一個情字，所以此次我的意中人能慨然給我她那一顆赤子之心。但是我相信這一份恩愛不是他人所配接受的，（雖然他們能得着）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這樣偉大的愛情來養活她這種超俗的心。要知道愛情這東西不能單獨生存，猶如魚離了水不能活一個道理，而且什麼樣的愛也須什麼樣的愛去培養，正如莊子所說名鯢的大魚須住在北溟那樣大海裏，小小一條魚有一泓溪水便够他生活了。愛情的關係正同此理。

我剛講過我的意中人所要的愛是全體的，整個的，而不是部分的，分裂的；假如你僅給她少許的愛，或給她時現出絲毫的勉強，那麼，她很可以如敝屣般的拋棄了這種殘缺的愛。不信你看她那雙眸子，她不動情則已，一動了情，便露出異樣的光彩，這神態鬚髯要用情將全世界全人類吞了下去一般。這簡直可說是「貪」。但她對於物質却又大不然了。她不愛金錢，不惜貨物，鄙視高官，唾棄厚祿，什麼夫榮妻貴，什麼子孫滿堂，並不置諸胸懷。她絕不囿於物質，也非世上虛榮所能動心。她知道這些不能表示一個人的真價值，她知道這些有時反而把一個人的智慧和本質遮蔽着，因為世間的一切都是人造的，做作的，早已失其天真的本質。說到這裏，我的意中人是個天真的產兒，在她心裏一切都要率真，一切都要自然，不能加一點偽飾捏造。人們常說她老練，辦事能幹，我想她太聰明了，所以做事處處裕如，並且似乎很老練，其實誰又知道她的天真氣孩提氣

決不亞於一個嬰兒。她高興時開開歌喉高歌起來，悲哀時淚珠沿腮而下；有時她話多極了，有時又非常沉默，噤若寒蟬，這種情形，可說是任性，但也可說天真爛漫，實在可愛極了，可愛極了！

她的天真和她的愛情一樣是不可分解的，是整體的，唯其如此，所以微妙極了！這妙處猶如一朵花，如果將花瓣拆開成爲片，這朵花無論是薔薇百合玉簪，祇要一分裂，便不美了。我的意中人，她的天真，她的愛情，也如一朵花的不可分散的美妙。又如一段音樂，我們不能將每個音符分開去聽，要知它的美是結合而成的，非零碎的。我的意中人，她的天真，她的愛情，也如一曲歌調的不能分散的美妙。

世上許多人，你和他們談話，每每已經說明白了，而他們仍然不懂；至於暗示一層，更說不上了。古人說得好：『不言之言，無聲之聲，』如我的意中人，

可真深領其中味了。你對她說話，很可不必多說，她已經明白了；有時你甚至少許的話都可不說而以眼與眉代替，所謂眉意眼語。這一切都因她太靈了，你一旦與她接談，你得謹防她從一兩個不經意的字句裏窺出你的本意，或從你臉上的表情探出你內心的隱秘，或從你聲音的抑揚頓挫高低快慢偵出你的深淺厚薄；這些都是你和她晤談時的危險；不過你也很可放心，祇要你打開你的靈府，吐出你的真心，用一片赤誠去感她去動她，她自然會重視你的。所以我說她全部是一個靈字。在你眉的一縐，眼的一瞥裏，他已深知你心的一念或情的一動了。我的意中人既有這般的妙，所以她很能養別人的色，但這要是她看得起的人。她能於無形中看得出你的喜怒哀樂，不但這樣，而且能使你的喜怒哀樂增高起來或減低下去。我每和她在一處，是頂喜歡開玩笑的。你看她裝着各種態度顏色，發出不同的聲音，（或嚴厲或溫柔或平淡）使你的神經一會兒緊張，一會兒鬆弛，一會

兒安靜。等到你笑，她又會使你馬上落淚；等到你哭，她又會使你馬上發笑，弄得你啼笑皆非，最後你不知所措時，她會輕輕拍着你的肩說，「給你鬧着玩的，不要緊啊！」

她的人格又是何等晶瑩！別人絕不能絲毫侮辱她的人格，不僅如此，而且不能稍爲輕視一般女性；萬一有這種情形，她必代鳴不平。她什麼事都要做到光明磊落的地步，內心無愧的境界。她愛讀史書，尤愛讀先聖先哲的傳記，特別崇拜他們驚天動地的人格。她的個性又是何等堅強！從日常瑣事中就可看出來。祇要她認爲對的，不管阻力多大，不管前面荆棘滿地，不管別人的冷譏熱嘲，她必直往前進，決不退縮，決不猶豫，縱然失敗了，也決不灰心。她的個性，又可由她起居飲食服飾中看出，即以服飾一項而言，她絕不當衣架子，要望她迎合時代，或取悅某人而改變她的衣着是不可能的，祇要她覺得今天當穿一件什麼衣

服，她便這樣做去，他人如何評議，她是不管的——總之，但求心安而已。

古往今來凡有人格的人，必有他特有的個性；有了特有的個性，自然有他的興趣；我的意中人，也不能例外。她的興趣是什麼呢？她的興趣是雅人的。就從品茗說起，她喜歡一人泡上一杯好茶，慢慢兒飲，細細兒啜，口裏不時吟出些古人的名詩，或唱出些名調，有愁便排愁，有憂便解憂，有歡便續歡，有樂便縱樂，她毫不拘束，決不執着，一任自然而已。她又有劉伶之嗜，每當春花秋月朝風夕雨之際，她會沽酒自酌。偶遇知己，亦必同舉數杯，有時感到人生的空虛，她會酩酊大醉，有時感到世間的樂趣，她會陶然。她的飲量是以她的心情而定的。她還愛品詩論畫評字。講到詩，她最愛真情流露的作品，不喜矯揉造作；至於畫和字，她主張瀟灑飄逸一派而不以拘泥刻板一派爲然；這些地方都可表現其人格與個性。她同我一樣也有花癖，無論是嚴冬時節，案頭上必置瓶花，屋內清

香四溢。她還愛豔麗的顏色，因為她覺得活潑的東西必有鮮明的色彩，有鮮明色彩的東西必是活潑可愛。我已說明我的意中人是個非常活潑的人，所以她很愛豔麗的顏色。她和音樂是不可分離的，她常張開歌喉放聲肆情的唱，唱得你時而熱情奔放，時而心灰意冷，時而淚下，時而微笑，她的歌聲有如杜鵑的熱烈，有如夜鶯的癡情，有如雲雀的靈巧。

這便是我的意中人，在嫵媚散散的白晝，在漫漫沉沉的黑夜，我睜着一雙大眼等候着，等候着我意中人的來臨，幾度使我失望，屢次使我歎息，時常使我流淚——但如今她帶了一切的美滿來到我身邊了。看哪！這宇宙這人生將顯出一個怎樣的奇蹟！

二十六年五月一日草於資中

第一信

光明吾友：

我思之至再，方握管作此書，一吐心中的積愆。光明，我心中充滿了離別的情緒，我眼望着春已到來，萬象都欣欣向榮，而我倆祇得黯然分別，這是何等傷心的事！

光明，人生原是无常，我們本乃萍水相逢，但經過數度私談，纔發現我們性情的共鳴，纔發現我們很可在人生道上互相提攜；但是命運之神，他慣於玩弄世火，使我們心中都充滿了悵惘。唉！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

光明！我明白以前，我多次佇立窗外，諦聽你的清音，細視你的芳容，我們已有了心契。祇緣各人都太無勇氣，太顧俗人的竊議，因而淡漠下來，宛若路

人。其實我何嘗不欲多同你說一句話，多與你接近一次呢？而今我們已打破了虛偽的藩籬，已打開了彼此的心門，一片赤誠，一腔熱情把我們的內心彌佈，但願此後不僅能保持現在這現象，而且希望我們的友誼與時俱進，在這塵寰中開一朵絢爛的花，光明，你說是不是？

你送我玉照一幀，我已珍藏起來，這種厚誼除了心感無極外，還能有什麼表示呢？

光明，我此去兼月，隻身飄零，早已預知將來的生活必索然寡味，此刻所望於你者，不過希時賜數行，慰我岑寂。

書至此，想到柳永詞：『今宵酒醒何處？楊柳岸曉風殘月。此去經年，縱是良辰好景虛設。便縱有千種風情，更與何人說？』光明，我這時的心情，你大約推想得出吧。